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3-15

齐鲁晚报

2021年11月27日
星期六

好
读
书
读
好
书

□ 美编：陈明丽
□ 编辑：曲鹏

一位作家近十年不间断地关注同一个城市，连续撰写并探究这个城市，在中国作家写作史上是极少见的。胡平从2013年开始关注景德镇，继《瓷上中国》之后，最近他又推出了新作《景德气象：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》。

小小景德镇何以谈“气象”呢？胡平认为，在过去，景德镇曾是全球化的滥觞者、代名词；在未来，景德镇能否重新焕发生机，吞吐活力，亦是今日中国文化能否再度在全球表现巨大张力的重要指标之一。



从“塑形”到“铸魂” 全球化视野中的景德气象

□ 德霖

曾是世界风尚

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，珍藏着一批中国明代瓷器，它们大部分出自景德镇，出土于十六世纪。昔日郑和七下西洋，曾五次到达马来西亚的马六甲，不仅带去了各种珍宝、商品，也带去许多先进的文化、技术，促进了马来半岛经济与文化的繁荣。在这座博物馆里，名字出现最频繁的，不是马六甲一带满刺加国创始人拜里米苏拉，也非长期担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，而是中国航海家郑和。

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位于今开罗南郊，尼罗河东岸，在七至十世纪，这里是埃及的政治、经济和制陶中心。唐宋时，埃及便从中国进口陶瓷，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与中国陶瓷贸易的重要枢纽。曾任埃及地理调查所所长的英国人约翰·哈里，1912年专程来此调查陶瓷的贸易，他看到，“在开罗周围到处都散布花瓷片，好像中国瓷器当时已普及到开罗的千家万户”。此后，考古学家对废墟里的古瓷片进行了发掘和研究，确定其中1.27万余片为中国陶瓷碎片，景德镇密白瓷及青花彩瓷占了很大比例。

甚至在东非坦桑尼亚地下，也埋藏着异常丰富的中国古代瓷器残片。考古学家惠勒在坦桑尼亚考古时，曾惊叹道：“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片，像过去两个星期我在沿海和基尔瓦岛见到的，毫不夸张地说，中国瓷片可以整锹地铲起来。”他认为：“公平地说，就中世纪而言，从十世纪以来的坦桑尼亚地下埋藏的历史，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。”

中国陶瓷在古代欧洲更是风光无限。1580年，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街上，已有六家出售中国瓷器的商店。因中国瓷器大量流入，里斯本很快取代意大利威尼斯，成为欧洲专门销售东方古董和中国手工艺品的中心，迎来了空前的繁荣。

直到今天，葡萄牙仍保留着浓郁的中国陶瓷印记。当地无论飞机场、火车站、地铁站、住宅的外墙，还是传统街道的地面，甚至路牌、门牌、饭店招牌、大厦名牌、景点示意图等，皆由瓷砖制成。就连一般人家厨房中铁锅衬垫、家人肖像、椅子靠背，也大多是瓷砖做的。

中国陶瓷之风还吹到了英伦三岛。1757年，乾隆皇帝宣布实行广州一口通商，英国人率先建立驻广州商馆，与清政府规定的贸易中间商十三行进行双边贸易。英国开始超过荷兰，成为进口中国瓷器的第一大国。

到了十七世纪末期，英国各阶层已经饮茶成风。喝中国茶，用中国瓷器，成了英国的国潮。喝茶需要茶具，茶叶与瓷器贸易成为十八世纪中英两国最大的单项贸易。

全球化的1.0版

毫无疑问，古往今来大大小小的中国瓷器窑口里，最受欢迎的就数“千年瓷都”“世界瓷都”景德镇了。

有人甚至认为，“china”一词也是源自景德镇。古时昌江是流经景德镇的重要河流，当地的瓷器要在昌江上船，然后过鄱阳湖，经长江驶入大海，走向世界，而景德镇坐落于昌江之南，“china”或是“昌南”的英文音译。

论山川风物，由古至今，景德镇并不能算是很好玩的地方。这里没有苏州的园林、杭州的西湖、南京的莫愁湖、扬州的瘦西湖，只有一口塘，原来叫佛印湖，因为宋代文人佛印法师曾在这里挂单。

不过，景德镇却是当之无愧的瓷器之都，当地拥有全国最好的原料、最好的工匠。所以，景德镇的产品也必须是最好的，尤其是御用或者出口的，一旦稍有瑕疵，便会当场砸碎，就地掩埋。打碎还有规矩：先用锐器在底部戳个洞，然后用钝器敲碎，即便是碎瓷片，也不能流落民间。因为景德镇所谓的次品，其实也好于一般的民窑。

历史上，中国并非白银的主产国。明朝时，国内的白银十分匮乏，年产银量只有十八万两，用一辆卡车就可全部拖走。浙江、福建、云南等地一些“银坑”，要么产能不过、白银品位低，要么开采成本过高。横向比较的话，当时全国白银产量尚不及日本兵库县一座生野银矿的产量。

然而据货币史学家、钱币学家彭信威的《中国货币史》记载，明朝结束时，中国民间窖藏的白银已高达2.5亿两。显然，绝大部分白银都是来自海外。而促使白银流入的一个关键，就是景德镇的瓷器贸易。凭着瓷器、丝绸等无与匹敌的商品，大明帝国与任何国家的贸易都是顺差，所以会有白花花的银子不断涌入中国。

这是一个新的“白银世界”的开始，景德镇的青花瓷直接催动白银成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用于全球贸易。放眼中国，有几座城市能如景德镇近六百年里名震世界，影响从国王到马车夫的习俗与审美？谁能如它在四百年里决定着伦敦、巴黎的银价？从这个角度看，古代的景德镇确实气象万千。

所以胡平直言，景德镇“顶着中华近代物质文明的贵冕，笼罩着中国文化艺术的神采，在时间上走得最久，空间上走得最远。景德镇瓷器，是‘哥伦布大交换’后中国经历1.0版‘全球化’的最好注脚”。

迎来了“景漂”

进入20世纪90年代，在市场化大潮和外国新兴陶瓷工艺的冲击下，景德镇瓷器一度变得落寞。



《景德气象：中国文化的一个人》
胡平 著
世界·观 |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好东西都运走了，留下来的不是手工业垃圾就是废墟。镇上看不到一点绿色，为了烧窑，周边森林被砍伐一空。烧一次窑一般持续三十六个小时，一座大窑一天要烧掉近七吨木料，一次烧窑，便可烧去一片小松林。方圆一百六十千米之内的林木消耗殆尽，柴火的来源地变得越来越远。创造了大美的景德镇，在大面积贫血、失血。

然而，峰回路转。2006年开始，景德镇大街小巷，来自异乡的年轻面孔、洋面孔逐渐增多。他们并非走马观花的游客，而是一待就几个月、半年、一年，有的干脆长久住下来。没有政府的资助或邀请，没有任何组织和企业的资助，就这么在景德镇扎下了根。后来，他们被统一称作“景漂”。

自从交通便利后，来往的“景漂”更多了。如今，景德镇罗家机场有五家航空公司开通的八条航线，通航十四座国内城市，涵盖北上广深、成都、重庆、天津等国内特大和一线城市。多条航线一天飞有两班，节假日里，往往一票难求。2018年年初，“九景衢铁路”开通后，景德镇迈入了“动车时代”，无缝接入上海、杭州、桐庐、千岛湖、黄山、婺源、庐山等成熟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，原本从景德镇到上海所需的十七小时，大大缩短为四五个小时，客流进一步呈现井喷态势。

“景漂”的主体是艺术爱好者、设计师、工艺美术师、画家，以及像胡平这样的作家。他们来到此地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寻找艺术的灵感。

景德镇的复兴有其必然性。陶瓷材料本与金属、大理石不同，属典型的东方系统。所有材料里，陶瓷最具中国元素，是属于本民族的建筑语言。配以匠心独运的创意设计，陶瓷的装饰比起用金属、石材，肯定更具中国味道，且当下陶瓷颜色丰沛，景德镇的基础用釉有一百八十多种，在此基础上几乎可以无限延展，再有感觉、触觉、视觉上的变化，审美效果势必“乱花渐欲迷

人眼”。所以，这些“景漂”们才会纷至沓来。

在胡平看来，历经全球化之后，景德镇已然是一块文化与艺术重新组合、人性与自由深度开拓的“飞地”，有意无意地走出了一种涵盖人文理想、艺术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独特区域性社会发展模式。

一块“文化飞地”

现今的景德镇，已处在一个从“塑形”到“铸魂”的阶段。

传统无疑是魂。没有传统的支撑，现代性只是一具空壳。而且迄今为止，中国可以拿来说事，可以放之四海，碾压一切又没有谁质疑的，仍是陶瓷文化。

几年前，景德镇民间，包括“景漂”在内的一些有识之士，通过各种渠道，向江西省与中央政府呼吁，在景德镇设立一块国家文化自由特区，或国家文化创意产业试验区。2019年8月28日，经国务院同意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文化和旅游部印发《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实施方案》，标志着景德镇开启了重振辉煌的新千年。

胡平觉得此事是水到渠成。因为在国内，似乎还找不到一个地方，如景德镇这样，在城市丛林里别有风韵雅致，调性自成一格。“看现状，景德镇已然历经全球化之后，一块文化与艺术重新组合人性与自由深度开拓的‘飞地’，有意无意地走出了一种涵盖人文理想、艺术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独特区域性社会发展模式。”

千百年来，景德镇经历了三种历史形态。第一种形态，是从宋代以来保存至今的传统手工业社会形态，其中，保存最完整的是手工业体系。第二种形态，是新中国成立后以“十大瓷厂”为代表的工业化社会形态。第三种形态，是日益浓郁地散布在昌江流域，并以自然野趣与自由精神为特点的后工业化形态，即所谓的后现代化形态。

《景德气象》认为，这三种形态，指的不仅是以陶瓷文化为号召力、凝聚力的多种手工业百花怒放之状态，还寓意着在社会普遍感到焦灼、迷茫的时下，景德镇静水流深、自发地进行着一场慢生活运动，让灵魂跟上脚步，让生命融合自然，让发展全民共享。所以，“文化飞地”是个体的需要，也是社会的需要。

受疫情影响，全球化正在迎来新的困难。在东西方国家之间的信任成本越来越高，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困难的局面下，什么样的文化形态，才是“真的”、“活的”、生动的中国文化？如何以中国文化的元精神、审美追求与生活方式，在全球说好令人理解、使人信服、让人温暖的中国故事？

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，似乎景德镇能继续给出答案。